

人生感悟

在“地坛”中镜像自主底色

杨 浏

漫步在广场上，脑海里关于地坛的那幅画面越发清晰：在斑驳的阳光下，一个伟岸的身影轻快地摇着轮椅，轻啾着那些被时光翻阅过的片片落叶，在吱吱声响中升华了一曲慷慨激昂的自主旋律，也在一丝丝脉络里勾勒出了鲜艳的生命底色。

“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枚书签。”史铁生呼吸着快乐的节奏，在这个天然书本里读着他的诗意春秋。那些深浅不一的辙痕，恰似一道由近及远的晨昏线，在黑白分明中，守护那抹温润的灰调。当“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炽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你可曾想到，就在几小时前，它们被露水压弯了腰。这些被大自然织就的独特的生命纹理折射出璀璨光芒，仿佛在启示我

岁月留痕

午夜时分，我被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惊醒。睁开眼，透过门缝，看见客厅的灯还亮着，我披上外衣走出去，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什么。她佝偻的脊背在灯光下投射出小小的影子，那专注的模样，让我想起小时候无数个这样的夜晚。

母亲年轻时是纺织厂女工，手指上总带着淡淡的机油味和棉线的清香。记忆里，家里的那台缝纫机时常“喀嗒”地响个不停。那台墨绿色的老式缝纫机，几乎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温暖。当夜幕降临时，母亲就会坐在缝纫机前，橘色的灯光落在她的肩头，她踩着踏板，布料在手中翻飞，不一会儿，一件漂亮的小型“艺术品”就诞生了。

上小学时，我特别羡慕同桌的新书包。那是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双肩包，比我的帆布书包好看多了。回家后，我不经意地向母亲提起，没想到第二天放学，我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崭新的书包。那是母亲连夜赶制的，深蓝色的布料上，用彩色丝线绣了一只可爱

们：真正自主的人生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所思对万事万物进行一层层滤镜加持和“偏光”，在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细节中真实演绎出许多不平常，给平凡的人生曲线巧妙地勾勒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拐点。

透过史铁生摇着轮椅碾过青石板的纹路，在门轴转动的吱呀声里，仿佛藏着五百年的光阴切片。而在阳光照耀下，所有关闭的门都在地面投下新的阴影，而每个阴影都是仰望星空的坐标。正如那掠过祭坛的鸽子，在一开一合的飞行中把哨音撒在暮色里，谱写了新的序曲。其实，很多时候，自主不是刻意寻找那扇恰到好处的“门”，而是在于懂得何时去叩响门环，何时来推开窗扉。当我们无法选择或没有选择的时候，不妨慢下来、静下来，在关门时听

见心跳，在开窗时捕捉风声，用那铜环包浆上的“凹痕”，来奏响叩问生命的回声。在生命长河里，任何一条道路都不是单纯的直线冲刺，而是在每个拐弯处，都勾勒着最美的风景。

“地下的须蔓在明代城砖下编织成网，地面的枝叶却保持着优雅的间距”。回看地坛西北角，那棵枝干扭曲成“S”形的古柏，看似在妥协，实则却能为根系赢得更广袤的生长空间。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真正的自主不是灵感一现，而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努力，更是一种不见其增，日有所长的实力积淀。因此，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像树一样向下扎根，敢于和那些潮湿的微环境碰撞，再用那些撞回来的声音，演变为集体逆势而上的智慧结晶，在“地坛入心，心入地坛”的深度融

记忆里最温暖的旋律

田 洁

的漫画人物图案，针脚细密整齐，一点也不比商店里的差。我背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书包，在同学面前骄傲了好久。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母亲之间渐渐有了“隔阂”。青春期的叛逆让我总是和她对着干，她让我往东，我偏要往西。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赌气跑出家门，在外面游荡了很久晚才回家。推开门，我以为为母亲睡了，却发现茶几上还亮着一盏小夜灯，旁边放着一碗温热的饭，还有一张字条：“饭给你热好了，吃完早点睡。”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倔强都化作了泪水。

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家那天，母亲帮我收拾行李，把各种生活用品塞进行李箱，一边塞一边念叨：“这个带着，万一用得着。那个也拿着，在外面别亏待了自己。”我看着她忙前忙后，突然发现她的头发里不知何时多了几根白发，眼角的皱纹也更深了。汽车启动



的那一刻，我从车窗里看见母亲站在原地，不停地挥手，直到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

毕业后，我虽留在西安工作，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母亲总说：“我和

小隐于圈

王承舜

欲盖弥彰的炫耀。

朋友圈是一面魔镜，照见他人的繁华，亦映出自己的荒芜。置身这股“精装朋友圈”，内心难免泛起波澜，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与之对比，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我也曾绞尽脑汁，挑选最美的照片，撰写最吸引人的文案，渴望在朋友圈收获关注与认可。但时间长了，便会渐渐在那些虚妄的、毫无意义的分享中迷失自我，忽略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某个深夜重读宋诗，忽被一句禅语击中：“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真正的幸福，恰似这股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的本真。朋友圈展示的，不过是生活的冰山一角，那些精心修饰的美好背后，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与无奈，而那些沉默的“潜水者”，未必就活得潦

草。他们或许更愿将心事藏于月下独酌，将悲喜赋予长街晚风。

一位老茶人说：“好茶不必喧嚣，静水方能深流。”他的朋友圈仅有三条动态：“春采茶青，秋收桂子，冬雪烹泉。”没有滤镜，没有文案，却让观者恍见山岚起落、岁月沉香。原来，生活的诗意不必刻意陈列，真诚的分享自会落地生根。

从此，我开始审视自己与朋友圈的关系。我不再执着于朋友圈的点赞与评论，不再试图通过展示生活来获取他人的认可。我开始关注生活本身，用心感受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脸上，带来温暖与希望；午后泡一杯香茗，沉浸在一家好书中，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惬意；傍晚与家人漫

塬照村记忆

张永强

三年级时划转并入姬家小学。初中毕业后，我一直在村里种地务农，农闲时会外出打工。这样的日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09年。我在塬照村生活了40年，可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在我记忆里，塬照村是我的故乡，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在这里，从祖辈到父辈，从兄弟姐妹到儿女，我们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一起成长进步，留下了儿时的乡村记忆。

童年的记忆里，有生产队的饲养室、麦场、醋房、麦秸地，还有涝池。记忆最深的是，村子中间的涝池旁长着两棵粗壮的柳树，这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2010年秋，随着泾河工业园的北扩，我们塬照村被拆迁。身为村干部，我家的宅基地是村里第一批签字的。之后我和母亲、女儿在外租房过了三年。后来我才得知，塬照村是全县第一个整体拆迁的村子，为高陵的发

佟师傅

李战民

的钱，因为这些东西也是他花钱买来的。

此后，我就特别留意佟师傅。这才知道在机修车间，佟师傅是数一数二的技术大拿。不管是车床、铣床，还是刨床、磨床，只要听一下声音，就能知道哪里有毛病。他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参与了数控车床、微波天线测试平台等重大技改项目，受到《陕西日报》等媒体的采访。再见到佟师傅时，心里就多了一份崇敬。

一别数年，再见到佟师傅，他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仍然忙忙碌碌，原来是在组织编撰《西迁五十年》纪念册。他不但是总策划，还是主编之一。由于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我进厂时的师傅都是西迁人，于是我写了《致敬，光荣的西迁职工》一文，被收入纪念册的文化篇。不但与佟师傅续上了关系，也对西迁人更加敬佩。

这次，以佟师傅为首的西迁人自己做这件事。他们有的是技术专家，有的是大国工匠，还有的是管理人员，却没有一个人干过编辑工作。为了告慰已故的西迁人，为了让子

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从策划到征集史料，再到整理编辑出版，在两年的时间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终于完成了这部感人至深的巨著。尤其是担任总策划的佟师傅，为499名西迁人员建立了档案，不论是调离的、健在的、去世的，还包括随父母来到西安的孩子，都记录得一清二楚。在自筹经费中，佟师傅一人就出资将近两万元。这对一个连买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的退休老人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但佟师傅却说：“这钱花得值。”

如今，距离出书又过去了十年，这群西迁人已有将近半数的人长眠在西北的土地上，健在的人也进入了垂暮之年。说到几年前去世的老伴，佟师傅动情地说：“我老伴文笔可好了，过去我写的东西，都是她帮着修改润色。”在纪念册中，就有他老伴刘业玲写的回忆录《西迁先遣队》，将他们动迁的过程，来到西安后的所作所为，写得如诗如歌，无怨无悔。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合中，淬炼出强大的业务素质。在生活中，我们更要如水，随物而赋形，利万物而不争，在方圆之间保持自己的波纹，稳定自己的内核，以柔的性格去应对万变，于奔涌处积蓄势能，在平缓处沉淀智慧。

在星光昏暗时，我仿佛看见地坛中的身影与玻璃窗前映出的倒影渐渐重叠，镜子里有无数个“我”与我的“地坛”在刹那间变成永恒，镜像出自主的底色：不在现实面前一往无前以硬碰硬的执拗，也不在挫折里一马平川放任自流的消极，而是在黑暗中，向下扎根继续向阳而生，以清醒之姿和坚韧之志去互通互融，用“创新”的动力引擎与“奋进”的时代巨轮同频共振，最终汇聚成磅礴之力，推动着我们砥砺前行。

你爸挺好的，你别担心，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可每次视频时，我都能看出她眼中的思念。一次节假日，我早早回家，特意给母亲买了一束鲜花。她接过花时，脸上露出惊喜又开心的笑容，小心翼翼地把花插进花瓶，嘴里不停地说：“这花还挺好看的，浪费钱干嘛。”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高兴。

如今，那台老式缝纫机早已落满了灰尘，母亲也不再使用它了。可她依然闲不下来，总是缝缝补补，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像昨晚，她又在修补那件穿了多少年的旧上衣。衣袖已经磨得有些发亮，母亲却舍不得扔，她说：“补一补还能穿，扔了多可惜。”

看着母亲认真缝补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母亲就像那根细细的棉线，用她的爱把我们家紧紧连在一起。她把自己的青春和岁月都缝进了生活的点滴里，缝进了我们的成长里。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因为有了母亲的爱，才变得温暖而珍贵。历经沧桑的母亲，不过是把青春熬成月光，把岁月纺成丝线，在人生的经纬里编织永恒的春天。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给母亲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我悄悄回到房间，躺在床上，耳边似乎又响起了缝纫机的声音，那是记忆里最温暖的旋律。

步公园，分享一天的见闻与喜怒哀乐。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构成了生活最真实模样，也让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充盈与安宁。

朋友圈的江湖里，有人借他人的目光确认存在，有人在静默中修篱种菊，而我渐渐学会做一个小隐于圈的旁观者，以淡然之心，看世间万象，过自在人生。

如今，我的朋友圈常年停留在半年前拍的那株野蔷薇上，但生活早已生出更丰茂的根系。周末在旧书市淘到泛黄的《东京梦华录》，扉页上竟有前人用蝇头小楷批注：“市声如沸时，心斋自生凉。”忽觉古人早已参透了现代人的困境，真正的隐逸不在终南山，而是在沸腾的信息潮中守住方寸清明。

窗台上的苔藓又蔓延了半寸，我拍下这帧无需修饰的光阴，却始终没有按下发送键。有些真正的安宁，本就不该被折合成电子标本。小隐何须绝尘器，能在虚妄的网罗里养出真趣，才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修行。

人间百态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那时，我常一个人回到空无一物的村庄，内心深处总弥漫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闲暇之余，我凭记将塬照村的平面图画了出来，一直保存着。我的爷爷是一位退休教师，爱好写作，在他的诗集里，收录了他精心绘制的八组平面图，看着草图，我感受到村民内心深处对生活了大半辈子村庄的留恋之情。

2014年，我们迁回到了姬家四季阳光小区。随着周边道路、学校、医院的完善，以及后来毗沙村、东城坊村、雷家村、姜李村、肖家村的拆迁并入，我们小区被更名并从属于泾渭路社区。在此期间，我写下了十多篇文章，都是对塬照村的怀念。现在，地理意义上的塬照村仍在，但随着时间推移，塬照村永远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平凡人生

不久前，我第一次走进佟师傅的家。他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为了不影响儿女的生活，仍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他拿出当初为编写《西迁五十年》而收集的资料，光是照片就有几大本，比我们当初做厂史展览时收集的还全，可见他们编辑《西迁五十年》时的努力和付出。目前，佟师傅仍在不断收集厂史方面的有关资料，还想在有生之年再编一部反映西迁的书。

当我谈到工厂今天已物是人非，这么做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时，佟师傅说：“企业改制搬到航天城后，西安微波设备厂虽然不存在了，许多老人也去世了，但子孙后代还生活在这里。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它写出来。不仅要让后人知道先辈创业的艰难，更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也为我们自己留点念想……”

佟师傅的名字叫佟文文，一个从北京来到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西迁人。



往事如烟

孙惠敏

樱桃红了

端午节到时，风掠过塬上，把二姨家的樱桃树吹得沙沙作响。站在村口远远望去，那片桃园图像是被翻翻的胭脂盒，红扑扑的果实缀满枝头，映得整个村子都染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

二姨这辈子，是被生活打磨得透亮的人。年轻时，姨夫在外打工，她一个人扛起家里的大小事务。厨房的灶火、田垄的庄稼、孩子的书本，都被她安排得妥妥当当。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没爬上树梢，她就已经在院子里忙碌；夜晚，全家人都睡下了，她还在灯下缝补衣裳。村里人提起二姨，都说她还是过日子的人。

这些年，二姨在自家地边开辟了一片桃园。从树苗入土的那一刻起，她的心就系在了这片园子里。春寒料峭时，她担心树苗受冻，一趟趟跑去查看，给树苗裹上薄膜；炎炎烈日下，她顶着骄阳除草、施肥，汗水浸透衣衫也浑然不觉；暴雨倾盆的夜晚，她辗转难眠，惦记着园子里的樱桃树能否经得住风雨的摧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将自己的心血与期盼，都融进了这片樱桃园的每一寸土地。

远远望去，那片樱桃园像是被晚霞浸染，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诱人的光。二姨站在树下，仰着头，眼里满是欣慰与喜悦。她贴着脚，小心翼翼地采摘着熟透的樱桃，动作轻柔，生怕碰坏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果实。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映得她的脸蛋红扑扑的，那笑容比樱桃还要甜美。

树下，孩子们叽叽喳喳地笑着、闹着，欢快地捡起那些掉落的樱桃，放进小篮子里。我赶忙上前，扶住二姨踩着的梯子，生怕她摔下来。看着二姨忙碌的身影，我心中满是感慨。这些年，她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此刻都化作了这满树的红樱桃，化作了她脸上灿烂的笑容。

那一刻，时光仿佛静止了。夕阳的余晖为整个园子镀上了一层金边，樱桃红得透亮，二姨的笑容暖人心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耳边。原来，幸福就是这般模样，它藏在二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里，藏在这满树红彤彤的樱桃中，藏在家人相聚的温馨时光里。

樱桃红了，二姨笑了。那笑容里，有对过去的释然，更有对未来的期盼。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许多像二姨一样的人，用勤劳的双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而这满树的红樱桃，就是生活给他们最好的回报。

晚年写作好处多

张久仲

退休后，我并未陷入失落中，而是继续笔耕。我开始向《陕西老年报》投稿，当文章发表后，我兴奋不已。后来，我不断投稿不断发表，居然使我“迷”上了写作。近三十年，发表散文、论文、诗词和采访新闻报道等500余篇文章，摄影报道140余幅。亲朋好友见面时总要恭维几句：“又在报上见到你的大作。”我总是十分谦虚地说：“不是大作，是雕虫小技，混时间。”内心的喜悦自不必说。

当然，写作是件十分辛苦的事，从搜集材料、提炼主题、文章布局等各方面，都得苦思冥想，用尽心思，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晚上睡觉时若想起美好句子，赶快开灯用笔记记下。但是，一旦成文在报纸上刊登了，那种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因此，我深深认识到晚年写作有许多好处。

首先，写作能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退休后参加社会活动少了，许多外界的事听不到，就会落后于时代，就会感到空虚孤独和寂寞，有碍健康。而我从事写作后，情况则完全不同，接触社会和人不仅未减，反而增多了。我采访过退休先进老同志、文艺界名人、红色革命故事的老人，与报社、杂志编辑往来，人际交往增加，使自己融入火热的生活之中，消除了失落感，心情舒畅，身体健康。

其次，写作可以健脑。常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懒惰催人老，勤奋益处多。我迷上写作后，精神为之一振，促使我勤用脑，积极开展思维活动，脑子越用越灵活。可以说写作为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真是多想出智慧，开阔想象力，也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

最后，写作可以长寿。写作可以唤起老人的活力，高度集中思考，一门心思沉湎于写作，可以使人忘掉一切烦恼与忧愁，这种效果是任何药物所不及的，所谓乐以忘忧就是这个道理。据我所知，古今长寿者很多，由于他们从事写作，晚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又以充沛的精力在写作。我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百岁写完医学巨著《千金翼方》，我们单位退休干部袁宝麟老人已百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

这些长寿者，因写作振奋自己的精神，美化自己的心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社会对人类都作出了贡献，因写作赢得健康长寿，而健康长寿又促进了他们写作，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使他们的晚年生命更加精彩。